



09926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

明崑山顧錫疇原編

桂林陳宏謀增訂

宋紀

眞宗皇帝

名恒太宗第三子
在位二十五年

戊戌咸平元年夏四月遣使按諸路逋負悉除之除天下逋

欠一千餘萬釋囚三千餘人
用三司判官王欽若之言也

冬十月呂端罷

端器量寬恕知大體帝深重之每見其入對肅然

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姿儀壞大宮庭陛峻特令

梓人爲納陛焉至是以疾罷卒諡正惠

以李沆同平章事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

宋眞宗

一

帝嘗問沆以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

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

輩是矣帝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

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

其議遂寢帝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啟卿獨無何也

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夫人

臣有密啟者非讒卽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

亥

二年夏六月樞密使兼侍中魯公曹彬卒諡武惠

彬疾帝臨問詢以契丹事宜對曰太祖英武定天

下猶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爲天下蒼生

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卽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

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璨璋材器可取皆堪為將
然璨不如璋及卒帝哭之慟彬仁恕清慎能保功
名守法度為宋良將第一

辛丑四年春二月詔羣臣子弟補京官者試一經

三月以呂蒙正同平章事

以王旦參知政事

夏四月以王欽若參知政事

六月頌九經於州縣學校○汰冗吏凡十九萬六千

秋八月以張齊賢為涇原諸路經略使涇原今陝西平涼府

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鈔劫益甚乃遣齊賢行邊

齊賢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通判永興軍何亮復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 宋真宗

上安邊書言靈武不可舍帝不能決詔羣臣議棄

守之宜楊億言棄之便輔臣咸以靈武乃必爭之

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

保吉未死靈武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

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

帝不從以王超為西面行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

援靈州齊賢又請募江南丁壯以益戍兵帝曰此

不惟人心動搖抑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甚不便

也寢其奏靈武即靈州在寧夏衛南永興今西安府

富弼曰戍守之兵自古以客軍為非便蓋不諳邊事之艱苦不識山川之險易守則不固戰則多敗其數雖多未若土兵少而精也

真宗不從齊賢之請得守邊之策矣

呂居仁曰靈州之議當以輔臣之言為是而李
流揚億之言為非絳州之議當以孫全照之言
為是而以洪湛之言為非蓋絳州不可滅靈州
不可棄也故何亮止安邊書而後韓魏公深以
亮之言為然

庚午

五年春三月趙保吉陷靈州知州事裴濟死之

濟知靈州謀輯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之保吉
大集蕃部來攻濟被圍餉絕刺指血染奏求救兵
不至城遂陷濟死焉保吉以州為西平府居之帝
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

張齊賢為
之也

秋

九月召种放為左司諫直昭文館

放因讓不許明年請暫還山許之後數朝京師東
封西祀無不預祿賜既豐頗飾輿服置田長安強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真宗

三

周彥倫隱
於北山後
應聘出為
海鹽令孔
稚圭為文
諷之托為
北山語名
北山移文

卯癸

文以譏之放不之愧

六年春二月以六合酋長潘羅支為朔方節度使

羅支願戮力討趙保吉故授以節鉞

夏四月復以張詠知益州

帝以詠前在蜀治政優異自永興徙知益州民間
詠再至皆鼓舞相慶詠威惠並行政績並著下詔
褒美且令巡撫使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
之憂矣

六月以寇準為三司使陳恕罷

恕久領三司帝嘗命恕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

三司鹽鐵
度支戶部

不進屢詔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館殿之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耳恕薦準準至三司檢尋恕前後改創之事類爲冊及其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恕亦不讓一

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恕精於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掌利柄十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

秋九月呂蒙正罷

蒙正以疾力辭封萊國公宋三居相位者蒙正趙普耳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 宋眞宗

四

冬十二月右諫議大夫田錫卒

錫鯁介寡合慕魏徵李絳之爲人居諫署盡言不諱封疏凡五十二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以賣直耶及卒帝惻然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耶

趙保吉陷西涼潘羅支會蕃部擊敗之保吉走死于

德明嗣 德明告哀于契丹契丹封爲西平王

知鎮戎軍曹瑋上言繼遷擅河南北二十年使中

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卽捕滅後更彊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

報

甲辰景德元年夏六月宥罪侯趙保忠卒

諡文靖

秋七月尚書右僕射同平章李沆卒
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時食王且歎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且以為不然沆又曰取四方水旱盜賊秦之且以為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于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祀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下謂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於沆沆曰願其為人可使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眞宗

五

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嘗言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卽所傷多矣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尙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直諒內行修謹居位愼密不求聲譽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呂中曰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熙寧以後之小人易知熙寧以前之小人難識蓋

自古小人之所以誤國者衆也嚴刑也用兵也而未之謂爲小人者自欲若丁謂始然欲若請綱負釋琴因謂詩罷兵劉繼寇與君子之處事何異惜其入政府忠得患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故當時知二子之姦者王曰李沆而已

八月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

初士安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因

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

事臣所不如也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忘身

殉國秉道疾邪故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

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

正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準既相守正

疾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士安每爲申辯帝始不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眞宗

六

疑

閏九月契丹隆緒大舉入寇

冬十一月契丹進寇澶

州帝自將禦之

澶州今大名府開州

時邊書告急一日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

之問準準曰陛下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

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

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畢士

安力勸帝如準議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略王

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聞州人請幸成都

帝以問準準陽若不知二人謀者曰誰爲陛下畫

此策罪可斬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

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
佚之勢我得勝算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
心崩潰敵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決

十二月帝渡河次澶州契丹請盟而退

帝發京師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準
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
夜望變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眾瓦解
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帝乃晨發適苦寒
左右進貂裘帝卻之曰將士皆寒朕安用此至澶
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眾請駐蹕寇準固請
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

南城在河
之南北城
在河之北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 宋眞宗

七

威決勝也都指揮使高瓊亦固請卽麾衛士進輦
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諸軍皆踊
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已而契丹數千
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
行宮留準居北城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制
誥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
先是遼使來議和遣閣門祇候曹利用報之至是
利用還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歸地事極無名
若欲金帛朝廷之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
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
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

帝方厭兵乃曰數十年後當有并禦之者吾不忍
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尙未許會有謬準幸
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利用如
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
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勅旨汝所許過三十萬
吾斬汝矣利用竟以絹二十萬疋銀十萬兩成約
而還契丹遣其閫門使丁振持誓書來以兄禮事
帝引兵北歸自是南北弭兵寇準之力也

陳曠曰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爲南北矣準之
功不在於主親征之說而在於當時畫策欲百
年無事之計而使其言獲用不惟
無慶歷之悔亦無靖康之禍矣

巳巳二年春正月大赦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 宋眞宗

八

以契丹講和大赦放河北諸州強壯歸農令有司
市耕牛給之罷諸路行營合鎮定兩路爲一省河
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通互市葺城池招流
亾廣儲蓄繇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

未幾卒
諡文簡

秋七月增置制舉六科

賢良方正三科等久不行至是增置爲六科曰賢
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
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略運籌
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計凡六科詔中書門下試
察其才具名開奏臨軒親策之

歸幣于契丹自是歲以為常

冬十一月契丹遣使來聘自是往來不絕

丙午三年春二月罷寇準知陝州

準為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他日除官同僚

目堂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

也若用劄一吏職耳自澶淵還頗矜其功帝待準

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

欽若曰陛下敬準為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

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

為城下之盟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

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 宋真宗 九

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繇是帝顧準寢衰

出知陝州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

公奇才惜學術不足耳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

準大為具以待詠將別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

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莫諭其意歸取光傳

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

以王旦同平章事

冬十月趙德明請降詔以為定難節度使封西平王未幾契丹

亦封為復國王

丁酉四年秋八月權三司使丁謂上景德會計錄

自乾德中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於

敵兵逼城下不得已而與之盟故可恥

出錢決賭曰注錢將

盡則悉其所有為一注曰孤注

是利歸公上而條禁文簿漸爲精密吏不得售其
姦太宗尤留意財用淳化初詔三司每歲具見管
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至是謂權三司使著會
計錄以獻因條大禮經費以備參較謂機敏有智
謀儉狡過人在三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謂一
言判之眾皆釋然

周禮曰丁謂之上會計錄似乎盡職而君心之
騷實基於此自是東封西祀浸不能已謂戚之
也

戊申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有天書見于承天門大赦
改元

先是帝深以澶州城下之盟爲辱居常怏怏不樂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真宗

十

王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
可滌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爲此可
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
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然後可天瑞安可必得前
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
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
有耶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沈思久之曰玉且得
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喻以聖意宜無不可乃乘間
爲且言且龜勉從之帝尙猶豫會幸祕閣驟問柱
鎬曰古所謂河圖洛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帝
意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意乃決遂

召且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
之及歸發封則皆美珠也且悟帝旨自是不敢有
異議帝謂羣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
半方就寢忽室中光耀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當
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適
皇城司奏左承天門有黃帛曳鴟尾令中使視之
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青縷封處隱隱有
字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且等皆稱賀帝步至
承天門遣二內臣升屋奉之以下且跪進帝再拜
受之道至道場授陳堯叟啟封其書黃字三幅詞
類洪範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論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

宋真宗

十一

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承之意讀訖盛以金匱
羣臣入賀大赦改元欽若之計既行陳堯叟丁謂
等益以經義附和天下爭言祥瑞獨龍圖待制孫
奭言于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
嘿然

二月詔議封禪以王旦兼封禪大禮使

先是王旦等凡五上表請封禪帝意未決召丁謂
問以經費謂對曰大計有餘議乃定以王旦爲大
禮使王欽若等爲經度制遣使丁謂計度糧草旣
而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幣且曰東封近彼
以此探朝廷意耳止當以微物輕之乃於歲給三

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

之大慙

呂中曰李沆之言至是驗矣封禪之議決于丁謂大計有餘之一言天書之降成于欲若神道設教之一語雖以王旦之碩德重望不敢異議

憲準之人亦以天書當時極言其非者惟孫奭

夏六月得天書于泰山羣臣上帝尊號日崇文廣武

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作玉清昭應宮以奉天書

冬十月帝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濟南府泰安州

十一月帝過曲阜謁孔子加諡玄聖文宣王

追封孔子廟配享從祀者顏回為兗國公閔損曾

參及先儒左邱明以下為郡公侯伯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 宋真宗

以寇準知天雄軍今大府

準從東封還改戶部尚書知天雄軍契丹使嘗過

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

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己酉二年夏四月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

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崔立獨言

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為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

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何足

為治道言哉不省徐今徐州兗今兗州府無為州名屬廬州府

庚戌三年秋九月內侍江守恩有罪誅

守恩擅取民田麥穗杖殺軍士獄成抵法帝謂侍

臣曰前代內臣恃恩恣橫盡政害物朕深以為戒故於班秩賜予不使過分有罪未嘗矜貸王旦等曰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冬十二月夏州饑

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王旦請勅有

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曰

朝廷有人遂止

辛亥

四年春二月帝祀后土于汾陰大赦

汾陰今平陽府解縣

初將祀汾陰會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

可者十事且曰陛下纔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

五年卜征重謹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不息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真宗

三

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

時羣臣爭奏祥瑞奭復上言方今野鹿山雞並形

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

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

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于神陛下

何為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

三月召陝州隱士魏野不至

壬子

五年夏五月賜杭州隱士林逋粟帛

逋性恬淡不趨榮利結廬西湖之孤山帝聞其名

賜以粟帛逋後為墓于廬側將死賦詩有茂陵他

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賜諡和靖先生

孫奭本傳曰先王卜

征五年歲習其祥歲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故卜

茂陵謂漢武帝葬茂陵也司馬相如臨終

著封禮書
武帝得之
遂定封禮
之議

秋九月以王欽若陳堯叟爲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
時天下又安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
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蒐講隆典大修宮宇
以林特有心計使爲三司使以幹財利五人交通
蹤跡詭秘時號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
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嘆曰李文靖眞聖
人也

冬十月帝言聖祖降於延恩殿

十一月以王旦兼玉清昭應宮使

十二月立德妃劉氏爲皇后

后父通爲虎捷都指揮使後征太原道卒后在襁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眞宗

十四

祿而孤鞠于外氏善播畿蜀人冀美攜至京師年

十五入襄邸帝卽位自美人進位德妃專寵后宮

郭氏崩帝立之翰林學士李迪言妃起于寒微不

可以母天下帝不從欲得楊億草制使丁謂諭旨

億難之因請三代丁謂曰勉爲此不憂不富貴億

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焉后性警

敏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退朝闕天下

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宮闈事有問輒援引故

實以對帝深重之繇是漸干外政

癸丑六年春正月禁內臣出使干預公事

秋七月除農器稅

知濱州呂夷簡請免稅河北農器帝曰務穡勸農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詔諸路並除之

甲寅

七年夏六月以寇準為樞密使

初準數短王旦于帝而且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且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繇是益賢且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拜謝堂吏皆被罰不踰月樞密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樞密而已準大慙謝及罷準託人語且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吾不受私請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真宗

五

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準者準愧歎以為不可及

使林特忿手罷

未幾準與三司

乙卯

八年秋八月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張詠卒

諡忠定

詠剛方自任為治恩威並用人畏而愛之臨卒上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首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歎其忠

賜

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

賜號始於此

初漢張道陵之後白漢中徙居信州龍虎山世傳

道教正隨其後也自是凡嗣世者皆賜號

丙辰九年春正月以張昇爲樞密副使

先是昇爲馬軍副都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爲變帝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昇則自今帥臣何以御眾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擢昇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言兵果無他帝語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眞宰相也

夏六月畿內蝗

帝遣人出郊得死蝗以獻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盡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王旦曰蝗出爲災災弭幸也又何賀後數日二府方奏事飛蝗忽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眞宗

六

蔽天帝顧且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耶

秋九月以陳彭年參知政事

彭年初入翰林爲學士嘗謁王旦且辭不見翼日向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旦且瞑目不覽曰是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已而彭年附王欽若丁謂朝廷典禮無不參預詳練儀制雖前世未有者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帝甚寵遇及升內閣事務叢委形神皆耗至家人有不記其名者性奸諂時號九尾狐

罷諸營建

時連歲旱蝗李迪言陛下土木之役過甚蝗旱之災殆天意以警陛下也帝然之遂罷諸營造未幾得雨青州飛蝗赴海死積海岸百餘里

丁天禧元年春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已者會有詔以曾爲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宜傳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驚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尋罷王旦在告間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勲業甚大願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觀使雖拂帝旨而詞直氣和了無網鑑正史約卷三十 宋眞宗 七

秋七月王旦罷

旦疾甚引對滋福殿力求避位許之帝問旦曰卿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固問之旦曰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

八月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帝久欲相欽若王旦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及旦罷欽若遂

相欽若語人曰爲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

九月太尉王清昭應宮使王旦卒

諡文正

旦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羣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

居家賓客恆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

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以觀

其所長密籍其名薦之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

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

中從容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但師德後

進待我薄耳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

問之旦曰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

元及第榮進素定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眞宗

六

而入者當如何也張士遜轉運江西見旦求教旦

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遵其言不求羨利薛奎發

運江淮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

歎曰眞宰相之言也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病

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詔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且

執不可曰他日求爲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旦任

事久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

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至是疾篤帝臨問

親調藥并薯蕷粥賜之遣內侍問者日至三四及

卒帝痛悼不已旦臨終謂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

諫天書一事之失令諸子削髮披緇以斂諸子欲

奉遺令楊億以爲不可乃止

戊午二年秋八月立子受益爲皇太子更名禎

初司寢李氏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帝私卜釵完當生男釵殊不毀帝喜已而果生子皇后攘爲己子與楊淑妃同撫育之至是立爲皇太子

紀三年春三月得天書于乾佑山夏六月王欽若有罪免以寇準同平章事

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爲天書時寇準判永興軍以聞詔迎入禁中中外咸識其詐帝獨信之準繇是得召用遂代王欽若爲相準之始召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 宋眞宗

元

此爲上策倘入見卽發乾佑天書之詐斯爲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耳準不懼

張時泰曰寇準號爲剛直而亦藉天書以復進
正張益州所謂不學無術者也是知寇公特申
根之
剛耳

秋八月大會道釋于天安殿凡萬三千
八十六人

庚申四年夏六月寇準罷

時帝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寇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丁謂聞之曰卽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監國古制也何不可之有謂力譖準罷爲太子太傅封萊國公尋以朱能妖妄事發貶知相州又貶

道州司馬準自罷相三紕皆非帝意歲餘帝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羣臣畏謂威莫敢對秋七月以李迪丁謂同平章事

八月以王曾參知政事

冬十一月李迪丁謂罷翼曰謂復留視事

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為自安計耶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內出制書置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目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 宋眞宗

三

左遷迪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詈臣爾願復留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

鄆州今兗州府鄆城縣

詔太子參議朝政

詔自今軍國大事親決餘皆委皇太子太子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王曾謂樞密副使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深納焉

惟演乃皇后姻家

壬戌乾興元年春二月帝崩遺詔皇后權處分軍國事

太子禎卽位尊皇后爲皇太后

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垂簾聽政丁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內侍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眾莫敢抗獨王曾正色立朝時倚爲重

夏四月貶寇準爲雷州司戶參軍李迪爲衡州團練

副使

雷州府隸廣東衡州府隸湖廣

帝臨崩惟言寇準李迪可託丁謂怨準而太后憾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 宋真宗

三

迪嘗諫立已遂誣以朋黨貶之初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謂孰視曾曰居停主人勿復言恐亦未免耳曾嘗以第舍假準曾遂不復爭謂必欲令二人死遣中使齎勅就賜以錦囊貯劔揭于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眾皆惶恐不知所爲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授勅準拜於庭升階復宴至莫乃罷竟卒雷州

六月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免

丁謂爲山陵使允恭爲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謂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但恐下有水與

石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
允恭方貴橫人莫敢違卽改穿土穴乃白太后太
后命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謂言謂唯唯而
已允恭入奏山陵使亦無異議從之旣穿上穴土
石相半繼之以水眾懼不能成功內侍毛昌達自
陵還奏之詔遣王曾覆視曾還請獨對因言謂包
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
甚欲并誅謂同平章馮拯曰帝新卽位亟誅大臣
駭天下耳目遂止誅允恭降謂太子少保分司西
京以拯爲山陵使

秋七月以王曾同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眞宗

三

錢惟演爲樞密使

曾方嚴持重言事當理帝嘗問曾曰凡臣僚請對
多求進者曾曰惟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
難進易退之人矣初眞宗封岱祠汾兩過洛陽皆
幸蒙正第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
用有姪夷簡任潁川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繇是進
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辨有聲眞宗識其姓名于屏
風將大任之不果而崩太后知眞宗眷注遂擢居
政府宗道嘗爲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眞宗嘗書
殿壁曰魯直及入中書太后問曰武后何如主宗
道對曰唐罪人也綏危社稷太后默然有小臣方

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眾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

丁

謂有罪貶崖州司戶參軍

謂以交通女巫妖誕也

謂初逐準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前丁欲得天下好莫若召寇老不半歲謂亦貶人皆以爲報復之速謂竄崖州道出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之境上謂欲見準準固辭之準聞家僮謀欲報仇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候俟謂行遠乃罷謂居崖州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家寓西京嘗爲書自克責敘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遣人投於洛守劉燧祈付其家戒使者伺燧會眾僚時達之燧得書不敢私卽以上聞太后與帝見之感惻遂徙雷州亦出於揣摩也

冬十一月錢惟演罷

初惟演見丁謂當國權勢薰灼因附之與爲昏媾寇準之斥惟演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削去準姓氏云逆準不書御史中丞蔡齊言于帝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爲姦黨所誣哉帝遽令磨去之謂得罪惟演將慮及己因擠謂以自解馮拯以是惡其爲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以廢祖宗之法請罷之乃以保大節度使知河陽府踰年入朝意圖執政御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一

宋眞宗

三

史鞠詠上疏論之太后遣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右司諫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庭毀之惟演始亟去

帝初御經筵

王曾以帝初卽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孫奭等講論語初詔雙日講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奭卽拱立不講帝爲悚然改聽

給兗州學田

判國子監孫奭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給之然常不足乞給田十頃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眞宗

十五

爲學糧從之諸州給學田始此

仁宗皇帝

名禎眞宗第六子 在位四十一年

癸天聖元年秋九月以王欽若同平章事未幾卒

帝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眞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同惡時人目爲五鬼姦邪儉僞誠如聖諭

甲子二年冬十一月立皇后郭氏

丑三年夏五月幸御莊觀麥聞民間機杼聲賜織婦

茶帛

卯五年春正月晏殊出知宣州

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爲諸州倡

延范仲淹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感激論天下事殊深器之薦為祕閣校理

己七年春二月參知政事魯宗道卒諡簡肅

宗道輔政七年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

以呂夷簡同平章事

夏六月玉清昭應宮災罷王曾知兗州曾執法不阿見性太后會

昭應宮災曾以首相罷

秋八月以夏竦為樞密副使

竦明敏博學文章典雅材術過人但急於進取喜交結任數傾側世以姦邪目之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 宋仁宗 五

冬十一月出祕閣校理范仲淹通判河中

時帝每以歲旦冬至率百官上太后壽于會靈殿

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仲淹上疏切諫曰奉親于

內自有家人禮願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之虧君

體損主威非所以法後世也疏入不報晏殊初薦

仲淹為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妄邀名且

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謬辱公薦每懼

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

不能答既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

為河中府通判

未辛九年夏六月契丹主隆緒卒子宗真立明年改元景福

秋七月遣龍圖閣學士孔道輔使契丹

初道輔使契丹契丹宴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粲然徑出契丹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爲契丹君臣默然至是再使益加禮重

于明道元年春二月眞宗宸妃李氏卒

李氏實生帝太后旣取帝爲己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爲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仁宗

三

治喪于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后獨立簾下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尙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于洪福院夷簡又謂內侍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冬十一月夏王趙德明卒子元昊嗣

初元昊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

疲久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元昊曰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為

既襲封自號
鬼名吾冊

癸酉二年春三月皇太后劉氏崩尊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帝始親政

帝始親政裁抑僥倖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劉太后愛帝如己出帝亦盡孝及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范仲淹上言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母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夏四月呂夷簡罷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仁宗

七

帝與夷簡謀以夏竦等皆附太后欲悉罷之夷簡以為然帝退以語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竦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閻文應詞之乃知事竦郭后于是深憾后思有以傾之追尊母宸妃李氏為皇太后

左右有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啟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冬十月以呂夷簡同平章事

十一月廢皇后郭氏謫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

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白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帝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有憾于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夷簡先勅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于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黜廢帝使內侍諭綱鑑正史約卷三十 宋仁宗 天

道輔至中書令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及仲淹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能答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詔黜道輔等皆知遠州簽書河陽判官富弼言朝廷一舉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

甲戌景祐元年春正月置崇政殿說書

九月立曹氏為皇后

彬女

乙亥二年春正月作邇英延義二閣

世逸書經
篇名周成
王初政周
公作此以
訓之

孫奭嘗上無逸圖帝命施于講讀閣至是又詔蔡

襄寫無逸篇於閣屏

貶御史裏行孫沔監永州酒務諫黜孔道
輔等故也

二月育宗室允讓子宗實于宮中

宗實太宗之曾孫商王元份之孫江寧節度使允讓之子也帝未有儲嗣取入宮命皇后拊鞠之生

四年矣

以王曾同平章事

故后郭氏暴卒

后居瑤華宮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

答之辭甚悽惋帝亦悔焉嘗密遣人召之后辭曰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宋仁宗 完

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文應懼后復立

屬后小疾帝遣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暴崩中

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悼之追復后號

以禮斂葬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竄之

嶺南死于道

子丙三年夏五月貶知開封府范仲淹及集賢校理余

靖館閣校勘尹洙歐陽修于外詔戒羣臣越職言事

初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上百官

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

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

宰相夷簡不悅仲淹又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

弊夷簡訴其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絲是落職知饒州余靖言仲淹以譏刺大臣重加譴謫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落職監筠州酒稅尹洙言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臣不敢苟免斥監郢州酒稅歐陽修貽書責司諫高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修貶夷陵令時朝廷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飲餞之或以謂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爲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仁宗

三

不肖詩以美仲淹靖洙修而譏若訥人士傳寫粥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質以歸張於幽州館御史韓縝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

夷陵州名屬荆

饒州府名隸江西筠州今江西瑞州府郢今安陸府

丁丑四年夏四月呂夷簡王曾罷

初夷簡事曾甚謹曾力薦爲相及曾復入中書位反居下而夷簡任事久多所專決曾不能堪議論閒有異同曾遂力求罷時外傳夷簡納賂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夷簡乞置對遂交論帝前而曾語亦有失實者求去益力夷簡亦乞罷

冬十二月地震

直史館葉清臣上言京師地震及大河之東彌千
五百里誠大異也陛下泰然不以爲異徒使內侍
崇佛事修道科非所謂消復之實也頃范仲淹余
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齟舌不敢議朝政者將
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
明威降鑒善應來集書奏仲淹等皆得近徙

戊寅寶元元年冬十月趙元昊稱帝于夏州國號夏

十一月沂公王曾卒諡文正

曾性資端厚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

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 宋仁宗 三

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己怨將誰歸

仲淹服其言曾初舉進士發省禮部廷試皆第一

人或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吃著不盡曾曰曾平生

志不在溫飽

十二月以夏竦爲涇原秦鳳安撫使范雍爲鄜延環

慶安撫使經略夏州涇原今平涼府秦州今鞏昌府秦州鳳今漢中府鳳縣鄜延今延

安府環慶今慶陽府俱隸陝西

竦條上十策一教習強弩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羌

以爲藩籬三詔唃廝囉父子并力破賊四度地形

險易遠近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

人爲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戶以備城

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關中民入粟贖
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以紓餽運朝廷
多采用之時邊臣多議征討反以疎爲怯

卯二年冬十一月以王夔知樞密院事

天聖中夔使契丹過真定曹瑋爲總管謂曰君異
日必柄用願留意邊防夔曰何以教之瑋曰聞趙
德明使人以馬榷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
昊年方十餘諫曰我戎人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
已爲非策又從而殺之失眾心矣德明從之吾常
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夔未以其
言爲然及在樞府帝數訪以邊事夔不能對始嘆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仁宗

三

瑋之明識

夏人寇保安軍巡檢指揮使狄青擊敗之

保安縣名屬延安府

青初以善騎射爲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
皆克捷臨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
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鈴轄盧守勳使青擊走
之以功加泰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

渭州命圖形以進

渭州今
鞏昌府

庚辰康定元年春正月元昊寇延州副總管劉平石元

孫戰沒二年貶范雍知安州

以夏守贛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爲

都鈴轄

宋史

知諫院富弼言唐之衰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為鈐轄與監軍無異昨用夏守贊已失人望願罷守忠勿遣不聽

除越職言事之禁

富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納之

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

初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安撫陝西琦

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

陛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誤

國家當族帝從之召仲淹知永興軍越州今紹興府

夏五月以呂夷簡同平章事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宋仁宗

以夏竦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副之

夏守贊庸怯寡方略詔與王守忠俱還

秋八月以范仲淹兼知延州

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

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

擇人以官為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

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眾寡使更出

禦賊敵人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

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九月鄜州將神世衡城青澗

塞門諸砦既陷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

大范蓋指范雍

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
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夏
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
鑿地百五十尺至石不及泉世衡命屠石一畚酬
百錢卒得泉因賜名青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開
營田募商賈城遂富實

辛巳慶歷元年春正月詔鄜延涇原會兵討李元昊不
果行

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使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
等具三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
攻策執政以爲難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仁宗 三

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
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
西羌必繇之地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
果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琦亦奏乞督令鄜
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堅執不可琦復
上奏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可進討斷在不疑

朝廷終難之

周德恭曰范仲淹意在招納韓琦意在用兵以

二說評之仲淹招納之言不爲非策然以夏州

人事勢觀之李氏累世跋扈朝廷每存姑息況元

昊入寇邊城淪沒則其輕侮之心必不能已乃
縱其猖獗保境自安喪師之地
閱歲無休豈不失策之甚哉

二月元昊寇渭州環慶副總管任福與戰于好水川

敗死貶韓琦知秦州仲淹知耀州

好水川在平涼府鎮原縣

元昊遣人至延州議和范仲淹爲書諭元昊令去帝號盡臣節以報累朝厚待之恩韓琦問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琦至高平元昊遣眾寇渭州琦命任福將兵拒之將行琦令出敵之後諸砦相距才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路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與敵遇戰于張家堡南敵佯北福等頗易之進屯好水川陷其伏中路旣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於川口諸將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於道傍得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仁宗

三

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福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于是夏兵四合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福力戰而死官軍大潰奏至帝震悼爲之吁食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徙知秦州元昊答仲淹書語多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朝議以仲淹不當擅通書又不當擅焚之奏下兩府共議參知政事宋庠遽曰仲淹可斬樞密副使杜衍曰仲淹志在招納蓋忠于朝廷也何可深罪帝悟乃貶耀州

高平川名在平涼府鎮原縣南耀州屬西安府

元昊合共

冬十月分陝西爲四路以韓琦王公范仲淹龐籍兼

經略安撫招討使

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各置使時琦知秦州公知渭州仲淹知慶州籍知延州詔分領之初元昊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爲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仲淹在邊其子純祐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鈞深臆隱得其材否繇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

壬

二年春三月契丹來求關南之地夏四月遣知制

誥富弼報之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仁宗

五

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憂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取關南故地帝許增歲幣或以宗室女嫁其子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素不悅富弼因薦之弼得命卽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何逆以官爵賂焉遂往

五月以大名府爲北京

時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議者請城洛陽呂夷

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益景德之役非乘輿渡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從之

秋七月富弼還復如契丹

弼至契丹見契丹主曰兩朝繼好垂四十年一旦

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

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

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

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

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

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

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

曰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

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仁宗

三

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

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

弼又曰塞鴈門備元昊也塘水始于何承矩事在

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

主曰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耳弼曰晉以盧龍

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

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

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為祖宗守國豈敢

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耳朕不忍多

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

志在敗盟假此為辭耳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

御衣首子

御衣首子

御衣首子

御衣首子

御衣首子

御衣首子

御衣首子

御衣首子

御衣首子

御衣首子

御衣首子

御衣首子

御衣首子

御衣首子

御衣首子

御衣首子

御衣首子

御衣首子

御衣首子

御衣首子

御衣首子

御衣首子

御衣首子

御衣首子

御衣首子

鎮廣成太
宗嘉納之
乃以承矩
爲河北屯
田使董其
殺

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
可且言北朝旣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
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
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姻可議耳弼
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嫁齋送不過十
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
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
具以白帝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
且命受口傳之辭于政府旣行次樂壽謂副使張
茂實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辭與口傳異
吾事敗矣啟視果不同疾馳還都入見曰執政爲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仁宗

美

此欲致臣于死地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帝急召
夷簡問之夷簡曰此誤爾弼語侵夷簡遂易書以
行弼至契丹不復議婚專欲增幣契丹主曰南朝
旣增我歲幣其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
獻于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字弼亦不可契丹
主曰南朝旣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於二字何有
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
屈己增幣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
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
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于突厥當時
贈遺或稱獻納其後諷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

禮哉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

使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

對因曰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帝

用樞密使晏殊議竟以納字與之於是歲增銀絹

各十萬匹兩和好復定

盧龍縣名屬永平府樂壽今河間府獻縣

用德恭曰昔盧杞之陷顏真卿讀史者每為之

太息若夫夷簡之事仁宗首倡廢后之謀繼以

冬十一月以韓琦范仲淹為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

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朝廷倚以為重諸

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邊

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仁宗

堯

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天下稱為韓范

以富弼為翰林學士辭不拜

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

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除翰

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兀

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安敢受賞乎

癸未

三年春正月元昊上書請和

自稱男土善更名義壽而不稱臣

三月以呂夷簡為司徒同議軍國大事

夷簡以疾罷相

以富弼為樞密副使固辭不拜

弼見帝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

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

忘修政且收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
未可保其於守備決不敢懈帝察其意堅改授資
政殿學士

召夏竦爲樞密使○以歐陽修蔡襄知諫院余靖爲
右正言

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
見遂羣邪因目之曰黨人于是朋黨之論起及仲
淹日受眷注修乃進朋黨論以爲君子以同道爲
朋小人以同利爲朋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
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
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

鋼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仁宗

早

盡而反相賊害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
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
事國則同心而其濟故爲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
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
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
處得來

夏四月遣使如夏州

許封冊元昊爲夏國王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
元昊倚契丹邀索無厭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
韓琦力陳其不便帝嘉納之

以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

以元昊請
州故召還

夏竦至京師罷之以杜衍爲樞密使

時諫官歐陽修等交章論竦姦邪傾險乃罷竦而用衍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尙志樂善嫉惡以琦等同時登用而修襄等並爲諫官竦旣拜復奪之因大喜曰此盛德事也乃作慶歷聖德詩有曰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詩出其師孫復聞之曰介禍始于此矣仲淹亦謂琦曰爲此鬼怪輩壞事也

呂夷簡罷

先是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以姑息爲安以避謗爲智柔而易制者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仁宗

聖

升爲心腹姦而可使者保爲羽翼是張禹不獨生於漢而李林甫復見於今也書上帝不之罪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恨聞此遲十年耳至是蔡襄復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並笏受事於門貪尙權勢病不知止乃罷同議軍國大事未幾以太尉致仕

秋

八月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爲樞密副使

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乃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給以筆札俾條陳其所欲爲者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帝方信向仲

淹悉用之。彌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于是小人始不悅矣。以韓琦爲陝西宣撫使。

琦條所宜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帝嘉納之遂命宣撫陝西。

冬十月以張盥之王素等爲都轉運按察使。

先是諫官歐陽修上言天下官吏旣多朝廷無由遍知其善惡乞立按察之法選強幹廉明者爲之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仁宗

望

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卽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於是盥之等首被茲選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更定磨勘法

初太祖以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爲月限考滿卽遷非循名責實之道乃罷之。治化中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蓋復序進之制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賊

私罪始得遷秩曾犯贓罪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
中書樞密取旨其七階選人則考第資歷無過犯
或有勞績者遞遷謂之循資至是用范仲淹言詔
兩地臣僚非有動德善狀不得非時進秩京朝官
磨勘年限內有無勞績及舉者數取旨朝官須三
年無私罪而有監司及清望官五人爲保任方遷
員外郎舉者數不足增二年遷郎中少卿監亦如
之遷太卿監諫議悉聽旨其法始密于舊矣

十一月更定蔭子法

太祖初定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嘗
歷兩任然後得請太宗卽位諸州進奏者授以試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仁宗

望

銜及三班職尋特定選人七等凡誕聖節及三年
南郊皆聽奏一人而特恩不預焉繇是奏薦之恩
寢廣至是范仲淹富弼始裁損奏補入仕之路罷
聖節奏蔭恩凡長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
弟姪年過二十乃得蔭自是任子之恩殺矣

甲申

四年春正月帝復御經筵

自元昊反罷經筵崇政殿說書趙師民言帝王治
經與兆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
事臣等卽不復進見是以爲先王遺籍可以講無
事之朝不足贊有爲之世臣以爲非宜又獻勸講

箴帝嘉納之

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

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
近臣議宋祁等奏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
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律學者專於記誦則
不足盡人才參考眾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
皆士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先策
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闕博者得
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
之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為教
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
百日乃聽預秋試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試於州者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仁宗 器

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
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能帖經墨義士通經
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及仲淹貶尋罷之

夏四月作太學五月帝謁孔子

帝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初海陵人胡瑗
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備具以身率先雖盛
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之禮時方尚詞賦湖學
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大學詔下湖州
取其法著為令式海陵今揚州府泰興縣湖州府名隸浙江

元昊復遣使來上表

時韓琦又以為今之策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

實務因畫和守戰三策

六月以范仲淹為陝西河東宣撫使

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

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為己任與富

弼同心輔政然更張無漸規模濶大論者籍籍及

按察使出多所舉劾眾心不悅任子之恩薄磨勘

之法密饒倖者不便繇是謗毀稍行先是石介奏

記于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黜己欲因以

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習成遂改伊周日伊

霍又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 宋仁宗 聖

信而弼與仲淹懼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

秋八月以富弼為河北宣撫使 從弼請也弼及范仲淹既去石介不自安

亦請外得濮州通判

許公呂夷簡卒 諡文靖

自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宴然夷簡之力

為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

以寧獨建募萬勝軍加契丹歲幣大為後日之患

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于外時論少之

然所黜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之事屈

伸舒卷動有操術故當國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

而帝眷倚不衰

籍籍議論頗多也

朱嘉曰當許公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眾心者多矣而又惡忠賢異己必力排之逮其晚節知天下公議不可終拂又慮天下之事將起危亂而忠賢之排去者將起復用是以事排故怨以爲收之桑榆之計其慮忠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去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國家者遠矣

九月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

冬十二月冊元昊爲夏國主

傳九主至理宗寶慶三年爲元所滅

帝遣尙書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冊元昊爲夏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仁宗

吳

國主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敕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

乙酉五年春正月罷杜衍范仲淹富弼

仲淹弼旣出宣撫攻者益眾衍獨左右之羣小咸怨衍壻蘇舜欽慷慨有大志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眾不能容時監進奏院循前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壻欲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其事遂黜益柔而除舜欽名同席被黜者十餘

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既
得罪衍遂不安求去不許會諫官錢明逸論仲淹
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陳執
中復譖衍庇二人帝不悅遂併黜之衍知兗州仲
淹知邠州弼知鄆州衍清介有大節其去也君子
惜之

罷磨勘蔭子新法

三月罷樞密副使韓琦

琦以杜衍范仲淹富弼罷去上疏辨析不報琦乃
請外遂出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曰杜
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仁宗

三

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其識不遠欲廣
陷良善則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以專權蓋
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尙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
去之則善人少過唯指爲朋黨則可盡遂自古大
臣被主知蒙信任則難以它事動搖惟有專權是
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
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爲陛下惜之羣邪益忌因傳
致修罪左遷知滁州

夏五月以陳執中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冬十月罷轉運兼按察使

十一月罷京東安撫使富弼

滁州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介書時
介已死宣徽南院使夏竦深怨石介議已因言介
詐死乃弭遣介結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馬內應
請發介棺驗之詔下兗州訪介存亡杜衍知兗州
以語官屬眾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以闔族保介
必死提刑呂居簡亦言無故發棺何以示後始獲
免遂罷弼安撫使

丁亥

七年春三月以夏竦同平章事尋改授樞密使

竦制下諫官御史交章言大臣和則政事修竦前
在關中與首相陳執中論議不合今不可使其事
故改之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仁宗

吳

八年春正月以文彥博同平章事

彥博以討
平貝州反
賊王則功

三月詔羣臣言時政闕失

帝幸龍圖天章閣以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

上時政闕失皆給筆札令卽坐以對時陳執中不

學少文固辭不對宋庠亦請至中書合議條奏聽

兩府歸而上之翰林學士張方平方鎖院草制夜

半與所條對俱上言汰冗兵退剩員慎磨勘擇將

帥四事帝覽奏驚異詰旦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

者方平復上備邊恤刑二事又言古今治亂之變

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比來朝廷頗引輕險之

人內爲言官外爲按察多發人曖昧之事議論展

轉緣飾沽激天下承風靡然一變故將相以至卿大夫士一動一爲輒曰恐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誘咎何暇展布四體爲國立事者哉願陛下深爲留神欲通上下之情惟審于聽受而已帝嘉納之

夏五月無雲而震夏竦免

殿中侍御史何郟論竦姦邪不可任樞要會京師一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免之乃出知河南

丑巳皇祐元年夏五月加知青州富弼禮部侍郎固辭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 宋仁宗 兕

不受

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它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于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川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及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籍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

是年夏主元昊爲其長子寗令歌所刺制鼻而死次子諒祚立

盡天下傳以爲式帝聞遣使褒勞加禮部侍郎弼曰此臣職也敢受賞乎

秋八月汰諸路兵

文彥博龐籍建議議省兵眾以爲不可帝以爲疑彥博籍共奏曰公私困竭正坐冗兵果有患臣請死之帝意遂決汰陝西及河北諸路羸民爲兵者六萬減廩糧之半者二萬

九月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廣源州在安南國

辛卯三年夏六月詔州郡勿獻瑞物

知無爲軍茹孝標獻芝草帝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草木之異曷足尚哉免孝標罪而戒州郡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 宋仁宗

季

勿復獻無爲軍今廬州府無爲州

冬十月以張堯佐爲宣徽南院使貶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爲英州別駕文彥博免

時張貴妃寵冠後庭其伯父張堯佐驟除宣徽使唐介力爭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時文彥博爲首相介遂劾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闈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繇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

自省卽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修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遂貶介英州別駕而罷彥博知許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繇是介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者必曰唐子方然彥博事之有無卒莫能辨

英州今韶州府英德縣

辰丁四年夏五月以狄青爲樞密副使

初尹洙與青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繇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至是自知延州召拜副使

資政殿大學士汝南公范仲淹卒

諡文正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仁宗

五

秋九月以狄青爲荆湖宣撫使督諸軍討儂智高

冬十月以胡瑗爲國子監直講

瑗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爲瑗弟子也時與孫復同爲直講復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然工人論見多不合常相避不見

癸巳

五年春正月狄青夜度崑崙關大敗儂智高于崑

州智高走大理廣南平

崑崙關在廣西南寧府卽古邕州大理廣南府俱隸雲南

青至賓州按兵止營令軍士休十日賊覘者還言

軍未卽進青卽整兵夕次崑崙關黎明整大將旗

鼓諸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
度關趣諸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青執白
旗麾蕃落騎兵從左右翼擊之縱橫開合部伍不
亂賊不知所爲大敗智高縱火燒城遁去時賊屍
有衣金龍衣者眾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
知其非詐耶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後

高死于大理賓州府
酋首至京師○柳州府

甲午至和元年春三月以王德用爲樞密使

德用時以太子太師致仕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廷
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帝聞之
遂拜樞密使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 宋仁宗

至

秋八月以劉沆同平章事

未二年春三月改封孔子後世愿爲衍聖公

世愿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文宣公太常博士祖
無擇言祖諡不可加後嗣乃詔改封仍令世襲

夏四月以趙抃爲殿中侍御史

抃彈劾不避權倖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
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爲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
絕之君子不幸誣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
吳充蔡襄等皆以直言居外抃言近日正人端士
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
眾耳緣是悉得召還

六月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

帝嘗問置相于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邊帝曰如是則富弼爾至是彥博與弼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于朝帝遣小黃門覘之語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于夢卜哉修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於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爲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相皆得人矣

玉津園在開封府城南

以張昇爲御史中丞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仁宗

三

昇便指切時政無所畏避帝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爲陛下乃孤立耳帝爲感動

秋八月契丹主宗眞卒子洪基立

改元清寧

冬十二月修六塔河

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湖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修六塔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翰林學士歐陽修三上疏力諫其不可行帝不

聽

兩
嘉祐元年春正月帝有疾文彥博等宿衛禁中二
月帝疾瘳

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翼日文
彥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
言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闈不令宰相知天子起
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
法又與劉沆富弼謀啟醮于大慶殿因留宿殿廡
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耶知開封府
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彥博不使入明旦有言禁卒
告都虞候欲爲亂劉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
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
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眾乃請沆
判狀尾斬卒于軍門及帝疾愈彥博等還私第時
京師業業賴彥博綱持重眾心乃安已而沆白帝
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
帝乃解

閏三月以唐介知諫院

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言于帝曰介頃
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問雖有風聞之誤然
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知諫院時稱彥
博長者

夏四月河決六塔流殿中丞李仲昌于英州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仁宗

五

周德恭曰六塔之役富鄭公是之文忠公非之至是將四月矣竟無成功而徒損人夫國用者則二公識見亦於是可占矣

五月罷知諫院范鎮

帝性寬仁言事者競為激訐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病則未嘗及帝暴疾文彥博請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即上疏曰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賢者優其禮秩而試以政事俟有聖嗣復遣還邸鎮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 宋仁宗

堊

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改鎮糾察在京刑獄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文彥博富弼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見聽

秋八月罷狄青判陳州以韓琦為樞密使

青在樞府每出入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至壘馬足不得行翰林學士歐陽修言青掌國機密而得軍情非國家之利知制誥劉敞出知揚州陛辭亦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然之乃判陳州青慎密寡言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甘苦故人樂為之死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道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

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
尋卒諡武襄

冬十二月以包拯知開封府

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穉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丁酉二年春二月祁公杜衍卒

諡正獻

衍臨終自作遺疏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以安人心語不及私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

時士子習尚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歐陽修知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仁宗

美

貢舉痛抑新體榜出澆薄之士候修晨朝聚噪于馬首然文體自是少變

秋八月詔諸州置廣惠倉

初天下没入戶絕田官自粥之至是韓琦請留勿粥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為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

冬十二月詔間歲一舉士置明經科

進士諸科待試京師者恆六七千人往往沈淪以此毀行干進者不可勝數王洙侍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乃詔

間歲貢舉增設明經試法出身與進士等未幾以登第者眾驟致顯擢詔定其遷次之格

成三年夏六月文彥博罷彥博以老求罷封潞國公

以韓琦同平章事

時羣臣皆以建儲爲言帝依違不決琦旣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繇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仁宗

七

以包拯爲御史中丞

拯言萬物皆有根本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紀四年冬十一月召河南處士邵雍不至

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初北海李之才受易于河南穆修修受于种放而放受之陳搏源流最遠之才攝其城令雍時居母憂于蘇門山躬爨以養父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

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它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之才遂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雍繇是探賾索隱妙悟神契遂衍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居洛中雅敬雍恆相從游爲市園宅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留守王拱辰薦雍遺逸授將作主簿後復舉逸士補潁川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

庚子

五年春正月鑿二股河

從都轉運使韓贄之言也役三千人幾月而成未幾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仁宗

庚

又併五股河浚之

夏四月置寬恤民力司

遣官分路訪寬恤民力事

五月召王安石爲三司度支判官

安石臨川人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攜其所撰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文彥博爲相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修薦爲諫官安石皆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復言于朝召爲羣牧判官改度支判官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大要以爲今天下財力日困風俗

日壞患在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于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職聞者莫不喜悅焉

呂祖謙曰王安石變法之蓋略見於此書特其學不用於嘉祐而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之機判矣

六月歐陽修等上新唐書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仁宗

堯

初帝以唐史卑弱淺陋命歐陽修宋祁修之曾公亮提舉其事凡十有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事增於前文省於舊

丑辛

六年春三月起復富弼同平章事固辭許之

弼以母喪去位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請終制且曰起復全革之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帝乃許之

夏四月以司馬光知諫院

光以三劄子上其一論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日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

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惟道所在斷之無疑恣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其論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信賞必罰其三論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又進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謹微務實帝深納之六月以王安石知制誥

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閣門吏齎勅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于廁吏置勅於案而去又遣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及徑除知制誥安石遂不復辭矣

秋八月以曾公亮同平章事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 宋仁宗

李

閏月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王介蘇軾蘇轍皆在舉中

以歐陽修參知政事

時韓琦為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

冬十月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固辭不拜

宗實濮王允讓子

六時羣臣以儲位未建為憂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半

修以兵民
財利之要
中書所當
知者集為
總目遇事
取視之不
復求諸有
司

唐楊復恭
立昭宗白
號為定策
國老斥昭

夜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
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
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遽曰朕有此意久矣誰可
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
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
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時宗實
居父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
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
知曰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
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遽之今不敢遽
當益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仁宗

全

壬寅

七年春三月樞密副使包拯卒

諡孝肅

拯性峭直耿介然惡吏苛刻於人未嘗不怒其飲
食服用雖貴如布衣時

秋八月立宗實爲皇子賜名曙九月進封鉅鹿郡公
宗實旣終喪韓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
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
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非面受旨不可明日
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
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修聞之歎曰
王珪真學士也詔下宗實復稱疾辭司馬光請帝
以臣子大義責之直心入帝從之遂受命將入宮

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
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唯書數厨而已
中外相賀陰知其有聖德云

癸卯
八年春三月帝崩鉅鹿公曙卽位尊皇后爲皇太后

帝暴疾崩於福寧殿遺制下日雖深山窮谷莫不
奔走悲號而不能止

史臣曰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有司嘗請以
玉清舊阼爲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
何以是爲宴私常服浣濯帷帟衾綯多用繪絕
嘗中夜儼思燒羊戒勿宜索曰恐膳夫自此戕
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辟疑者皆合上讞歲
活千餘人每諭輔臣曰朕未嘗嘗言人以死況敢
濫用刑乎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仁宗

空

帝有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聽政

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及聽政多援經義以決事中
外奏章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疑未決者則
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己意檢柅曹氏及左右臣
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

立皇后高氏

秋七月帝疾瘳

初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
不悅乃其爲讒間兩宮遂成嫌隙知諫院呂誨上
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猶未釋然一日韓琦
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

張貴妃卒
追冊爲溫
戒皇后

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
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
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琦又
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
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
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曰自古
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
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
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
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至
是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

宋仁宗

奎

以出人情大安

